



一条歌的河流

刘志成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一辑

一条歌的河流

刘志成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条歌的河流 / 刘志成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 11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6718-9

I. ①—…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067 号

一条歌的河流

作 者: 刘志成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18-9

定 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荒蛮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感；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她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目录

第一辑 边地罹忧

怀念红狐	/ 003
待葬的姑娘	/ 006
伤逝的雪祭	/ 009
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	/ 013
裸坦的渴意	/ 018
东胜的街道上走过	/ 023
鄂尔多斯	/ 026
独舞陋室	/ 029
踏过驼峰上的黄昏	/ 032
杏花滩	/ 037
燃烧的高原	/ 039
怀望麟州（节选）	/ 043

沙柳 蕤蕤在生命的高地上	/049
遥远的秃尾河	/059
祭奠白鸭	/081
灵魂中的另一种疼痛	/084
浪了一回东风峡	/089
会起东风峡	/093
蓝湖泊 白湖泊	/099
永远的阳光	/103
殉葬的童婴	/108
踏雪锦屏山	/114
灵魂之约	/119
日出龙眼山	/129
行进毛乌素	/132

第二辑 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

像狗一样行走	/139
潮湿的窥望	/142
被泪淋湿的哀颤	/148

戴着十字架上路	/ 154
穿越浮尘的光影	/ 160
在城市的夜色里歌唱	/ 176
夕阳下打开的秘密	/ 185
儿是爹心头的一根勾魂线	/ 196
一路往哪走	/ 200
生命的花蕾，在淬炼中盛开	/ 208
黑色刻度	/ 215

第三辑 一条歌的河流

刮过明末的那一场大风	/ 229
陕北歌悠悠	/ 248
露水河漂流	/ 293
月到中秋分外明	/ 295
泅绿在春光里的阿荣	/ 301
漂泊在漓江上的生命	/ 304
一条歌的河流	/ 307
洮 砚	/ 323

第一辑

边地罹忧

拎着戾气的乡亲们
透着麻木的乡亲们
你们的纯朴与坦诚
在谁的心里库存
你们的泪水和厄运
又握在谁的手中
而我又为何
这样心情凄茫

怀念红狐

那一年，我家耕种的荒地离家足有二十里。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和爹锄了一天地往回赶时，就看见了那只叼鸡的红狐在不远的沙丘上站着，眨着水漉漉的两只菱形眼默默地望着我们。我的心里腾地起了一团火……

红狐的出现是在十多天前的一个月夜里。那时，淡淡的麦香渗在月光里浸濡了村子的夜空，仿佛要流进人心里来。出院撒尿的我，猛然间听见鸡窝里响起了几声惊恐的呱呱声。我揉了揉睡眼，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团红艳艳的火团在眼前掠过，蹿上院墙，箭一样地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里。我疑惑地走到鸡窝边，见地上洒了一摊扎眼的血。黄鼠狼叼鸡了，妈。我的声音惊动了屋里的母亲，她一手持着煤油灯，一手罩着灯苗出来弯腰查了鸡窝，叹了口气。那是只红色的黄鼠狼，我说。那是狐，娃。母亲用渗满无奈的声音纠正了我的错误后，就回屋去了。那只老母鸡原打算卖了给娃攒学费的，母亲的唉声叹气混着爹响响的抽烟声飘出屋来，让我暗恨自己怎么当时就没手脚伶俐点……

偷鸡贼，今天非逮住你不可。我气恼地迈开小腿向红狐冲去。红狐冷冷地看着我，仿佛没把我放在眼里似的，一动也不动，待我快到跟前，才甩甩长长的尾巴倏地一蹿，不紧不慢地逃，不时还回头瞅瞅爹那儿。娃你追不上那家伙，不要白费力气了。爹喊声未落，我绊倒

在地，一只鞋从脚上飞出，掉在了身边。我站起，拾鞋，向红狐狠劲扔去。红狐箭一样射出，跑上另一个沙丘尖后，就消失在了茫茫暮色里。沮丧地坐下，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回头却见红狐又在原来引诱我的那个沙丘上站着，水漉漉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爹。偷鸡贼，有本事你等我到跟前再跑，我恼火地站起，又向狐追了过去。狐双腿一跃，朝我迎面闪过，蹿到爹身边，似要挑逗爹去追，见爹不理，长嗥着在我们周围绕着圈子。娃你不要追了，这畜生的窝就在附近，说不准还能扒一窝狐崽子哩。爹你怎知道？你没看见这畜生肚皮下的奶袋子鼓鼓胀胀吗？爹咧着嘴说。

果然，我们很快就发现附近的一个沙圪坨里有一黑土硬圪台，圪台下迎西有一洞，洞前涌起一堆土，不是新痕迹，若不是走近了根本发现不了洞口。爹把耳朵贴在洞口听，我也学着爹的样子凑了上去，很快就听见了几种不均匀的呼吸声。幸亏洞不深，要不我们就费事了，爹掩不住一脸喜悦。红狐见我们用小锄往外扒土，长嗥着蹲在十多步外，双眼流下泪来，乞求地望着我们。很快，我们就看见了四只狐崽，圆乎乎的蜷成一团像小绒球，眼黑黑黑的，眼白白白的，清亮得像小星星，扑闪扑闪地望着我们。把狐崽子拿回喂上些日子卖了，够我娃好几年的学费哩。爹的喜悦感染了我，像吃了块糖似的心里顿觉甜滋滋的。我展开布衫襟子，捧起它们，明显感到它们在颤抖。

红狐一路尾随着我们，凄凉地干嚎着，引得我布衫襟子上的四只小狐崽也哀鸣不止。我不耐烦地赶了它几次，它都不走，直到快进村时，它才站定，干号着望着我们，引得村中的狗也信信不止。我的心一软，站定就要央爹放下狐崽，犹豫了好一会儿，忽想起那只预备我学费的花母鸡来，遂把心一横向红狐狠狠唾了一口唾沫，转头追上了爹。不久，我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学到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麻雀》里的一段文字。当我读到老麻雀为了救护小麻雀，在庞大的猎狗面前奋不顾身时，我不禁有眼泪滑落双颊，混着鼻涕一起淌下了嘴角，而其他的同学却一脸的轻松，我暗暗庆幸自己幸亏遭遇了红狐，才在童稚的无忧无虑中辨别出一种特殊的味道……

那时，四只狐崽只有一个多月，还没断奶。它们通体雪白，只有鼻头和尾巴发红。母亲用玉米面糊糊每天喂它们，间或也到邻居家讨些羊奶给它们改善一下伙食。我这才明白红狐偷鸡原来是为了这四只小狐崽子。我越来越喜欢这四只狐崽，常逗着它们玩。这种人狐和谐相处的局面刚刚维持了不久，一个月光朗朗的半夜里，院中突然响起了长嗥声。睡梦中惊醒的我揉揉眼几乎怀疑自己还在梦里，扒起窗子上的猫眼洞布向院中一看，只见那只红狐昂着头站着长嗥。屋里的四只小狐也哀鸣起来，屋里屋外的狐叫声凄凉地响成一片，引得村子里的狗也汪汪地叫了起来。红狐仿佛没听见狺狺的犬声，长嗥着立在门扇上，用爪不停地抓着门。我心里酸楚楚的，正要央爹放了狐崽，见爹去开门，操起顶门棍，却被母亲劈手夺下了。我跳下地，拉开门，狐退到了院中，哀鸣着伏下前腿。我发现红狐已比那日见时瘦了许多，双目黯然无神，表情呆滞地望着我们，眼角隐隐有泪痕。一股悲哀突然袭击了我。我正用手臂抹眼角上的泪水，爹的喊狗声猛然在院子里响起，我不由得心头一紧，才发现邻居家那只高大威猛的狼狗已出现在院子里，龇着牙，喘着粗气要向狐发起进攻，被爹死死抱住脖子。红狐还没有走，只是嗓子已嘶哑，发出一种揪心的音节。母亲抱了四只狐崽，轻轻放到了大门外。红狐迫不及待地叼起院中的一只柳篮子，放到了狐崽们身边，低低地叫了一声，四只狐崽便爬了进去。我要过去阻止红狐带走篮子，却被母亲一把拉住了。红狐叼起篮子，看了看我们，便飞快地蹿出，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

很多年后，红狐哀痛的嚎叫声还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触到了记忆，让我变得伤怀不已。曾经试着将那份感动讲给一些城里朋友分享，但他们一脸的漠然，反揶揄我是艳遇了《聊斋》里的狐女了。我知道一种东西在生活中已丢失了，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原载《中华散文》2001年第7期
入选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本《现代散文选读》

待葬的姑娘

九月的风透着彻骨的寒意。我和患了痴呆症的表哥二拴沿着一条如绳的小路拐上一个圪梁后，就看见了那排废弃了的土窑洞。老远就见窑脸裂了缝，如果连续下几场猛雨，它绝对会倒塌的。泥打的院墙只剩半截子。院中荒草很密，听得见风翻动的呜呜声。

我的脚步无比沉重，拉远的目光在风中哆嗦。

还是昨天时，来姑母家做客的我遭遇了大雨。在村口，猛地听见风雨中传来微弱的嗒嗒声时，我愕然了。窑洞里待着一个瘫痪了的哑巴女孩。那是为二拴的二叔——一个十六年前就死去的男人新“娶”回来的媳妇。当姑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的心就紧缩得发疼。在陕北，十二岁以上的男性死了，就要埋入祖坟。倘是光棍，亲属会买来未出嫁女孩子的骨殖，同其一起安葬。当时，姑母仿佛读出了我眼中那一种并不轻松的东西。二拴的二叔死时，家里穷得买不起女骨，就草草地埋了。姑母解释时，眼圈里荡漾出郁郁的涟漪。你们这是在犯罪，我的心情无比沉痛。但姑母的眼光里满是迷惘。老命，这几年家里年年死大牲口，请了个阴阳先生摆疗，说是二拴他二叔在作怪，姑母的声音中渗满了无奈。你姑父多方打听，才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和一户急着用钱娶媳妇的人家用四千块钱买来了那个病重的瘫子，谁知养了半年了还不死。听着姑母发狠的声音，我的心在发冷，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嘴唇儿紧闭着终于什么也没说……

窑里的光线很暗。地上铺了一层糜草。一条烂毡子展在草上。几只老鼠在咯吱咯吱地嚼着草头。我们的出现，惊扰了它们。只有一只小老鼠和我对视了几秒，其余的皆放下嘴头的活，匆匆钻进草堆不见了。空气里溢满了尿臊味，我不由得捂住了鼻子。那个女孩蜷缩在毡上，默默地用蓬乱的目光展开了一个午后的光芒。女孩看上去像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年龄已二十一岁了）。从窑里左角上的一个木头桩子上系着的一条粗布绳子拴在了她的腰上，绷得笔直。涂了蜡似的脸浮肿得如遭了霜的农作物蔫蔫的提不起精神。眼眶深陷下去，那种本该像雨后的玉米叶子样的鲜活也不见了，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无法言明的浑浊。干裂的嘴唇布满了血痂，一张一合地扯着微弱的气息。下身盖着一块极脏的红布，一角已被她抓在鸡爪似的手里，极慢地抖动着。半截沾满屎尿的裸腿露了出来，瘦得像沤过的麻材。毡子湿湿的，那截露出的腿浸得暗红，被指甲抠得烂糊糊的，发了脓，已经看不出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了……淋淋的阳光沉重地掉在了女孩的腿上，宽容着数十只苍蝇丑陋的笑声。我几乎要窒息了，心好似千斤重石压着。生命只有一次，而她主宰了自己吗？生活的无奈，使女孩的亲人们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疯狂呀！他们的心中留下的惨痛会惦念成额上的皱纹吗？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呵，一根血脉连着，又怎能不悬着心呢？……想着这些，我惊骇地闭上了眼睛。痛苦是不能转嫁的，如果能，这时候我愿意替代。

……脆弱的女孩是否能挺过即将到来的冬天？我内心擎起的疼痛是否能坚持到明春花开？我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艰难地睁开眼睛。女孩抖动红布的手已耷拉下来，惊恐地看着我们。女孩无语。我也无言。窑洞浸在发霉的阳光里。

红布下面的草层里，有吱吱的声音传出。二拴掀起红布，我看见一只小老鼠的身子埋在草层里，只露出了头，有些迟钝地看着我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二拴的一只脚已落在了鼠身上。二拴的脚抬起的时候，鼠已成了一个扁形状，眼睛瞪得大大的。鼠的嘴角有血慢慢渗出。二拴的脚在踩死鼠时，也踩疼了我的心脏。我忧伤的思绪随着泪水渐渐展开：那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的情境呀！为了恪守自己灵魂中的

一缕葱绿，在铜臭与丑陋飞舞的季节中，我成了怎样的一块孤独的石头……眼前的鼠之死，是由于丢失了天性的戒备，但我呢，我的真诚，我的痴气，我春天的品质沦为隔膜和讥笑，又是丢失了什么？这使我在很多年后，还一直困惑不已。

二拴踏下去的那一声脆响，勾去了女孩的目光。此时，我看见女孩的眼睫毛上浮起了丝丝缕缕的忧伤，随即有两滴清泪从她的脸颊上滚落。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啾啾声，艰难地将手抬了起来，一点一点探向了死鼠。女孩的这个动作和她的眼泪，是多年来唯一诱我落泪的因子。一刹那，我才恍然悟出女孩在那半年多的岑寂里，是那些老鼠在陪着她……我蹲了下来，在泪雨掩面中将死鼠捡了起来，塞在了女孩手里。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女孩在弥留日子里破碎的凄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痛和人性的那种丑恶一点一点地蚕食掉她脆弱的梦想。也许，这是我对无助的女孩的唯一一点慰藉。

女孩握着死鼠紧贴着脸颊，久久不放。我忽然发现鼠死后的面部很安详，嘴角犹带笑意。我不知道死鼠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但确信它飞天的灵魂中潜伏着一种具备了神力的东西。我看见了女孩浸在鼠声吱吱里的一脸灿烂，我听见了女孩在风雨中微弱的啾啾声……

二拴已打开了我们带来的饭盒，端到了她嘴边，用饭匙喂她的时候，她的嘴巴一直紧闭着，眼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不耐烦了的二拴就一拳打在了她的鼻子上，随即便有淡紫的血从她的鼻孔涌出。女孩的呼吸变得粗重了，发出了人临死时的那种哈啦哈啦的声音。这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最惨痛的一幕。从此以后，心常常如鞭抽过似的疼痛不已。

我感到脸在扭曲，头脑轰轰的，哆嗦着手一拳砸向了二拴。二拴抱着头一屁股跌在地上干号起来。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才明白过来我是为了一个弱者把拳头砸向了另一个弱者。

窑内阳光如箫声流动，它该是唯一能包扎女孩伤口的天使。

原载《雪莲》2009年第5期

入选《西部散文选刊》2010年第1期